

CHUTIANJIANG XING

好男当兵

——田厚义将军的故事

田 天 陈志愿

楚天
将星



湖北人民出版社

好男当兵

田厚义将军的故事

田 天 陈 志 愿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好男当兵

——田厚义将军的故事

田 天 陈志愿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插页 109 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216—01031—0

I·58 定价: 2.05元

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 陈金安 方 方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方 朱莎莉 刘益善

陈金安 胡光清 董 玮

童志刚

前 言

浩浩长江水，巍巍大别山。

半个世纪前，在这一块神圣而美丽的土地上，哺育了无数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革命阶段中，写下英勇而光辉的斗争篇章。

我党军事指挥员是其宝贵的一个组成部份，他们的业绩惊天动地、彪炳千秋。《楚天将星》丛书记叙的就是一批湖北籍将军在战争年月传奇般的斗争经历和生平事迹。

他们从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走出，带着理想，满怀雄心，把革命的火种撒满大江南北，燎原之势，蔚为壮观。

湖北地处中原，是现代中国革命重要的发祥地和根据地之一。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发动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翻开湖北现代革命史，革命者在血雨腥风中的浴血奋战的慷慨悲歌，历历在目。在斗争中不但涌现出一大批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产生了许多在领导工农运动和创建工农武装中起过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军事家。红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仅此一地，就产生了一百多位将军。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

仰，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忘我的献身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战争谋略，以及革命的胆略和智慧等等，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把他们的生平业绩编写成书，流传永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了解党史、军史，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时也使这些革命杰出人物的光辉业绩和崇高榜样永垂青史。这对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青少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过努力，我们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承担起来了。在我们的组织下，一批年轻有为的湖北作家通力合作，将这套《楚天将星》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套丛书首选十名影响较大、事迹生动的湖北籍将军作为撰写对象，他们中有：一生曲折跌宕，惊心动魄，高扬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王树声大将；有作战勇猛，威震八方，令敌闻风丧胆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将军；有曾救徐向前、刘志坚于虎口绝境，下太行、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作战中屡建战功的陈再道将军；有一生浩亮，转战鄂豫、远征陕甘、挥戈塞外、策马太行、腰斩南满、决战辽沈、直捣琼崖、威震汉城的韩先楚上将；有披历史风云于一身，集悲壮辉煌于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中将周志坚；有怒放于弹雨之中，笑傲于枪林之上，“寒梅铮铮”，高风亮节的梅盛伟将军；有报救国之志，千里追寻部队要求参军，在战争年月立下赫赫功劳的田厚义将军；有戎马倥偬，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老红军江鸿海；有转战陇东和中原，能文能武、能战能守的张才千将军；有漫漫西行、出奇制胜，雪山草地、夜出奇兵，阳城受

命、血洒中原的闵学胜将军。他们以青春的脚步追寻真理，用沸腾的热血染红战旗，他们选择荆棘坎坷，选择雪山草地，选择崇高与神圣，同妖孽拼杀，与死神较量，几多壮烈，几多豪雄。丛书截取他们戎马生涯中的主要片断，或叙述，或描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他们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生历程，形象地刻划他们为人坦率、忠怀坦诚，英勇善战而正气凛然的将帅性格，在反映他们的生平和业绩的时候，注意同整个党的历史、党的战斗集体联系起来，同时力求做到文情并茂，增强读物的感染力。

让我们沿着将军的足迹，开创一代新事业，奏响壮烈而响亮的生命浩歌！

湖北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
湖北省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1992年9月

目 录

一	厚义无田	(1)
二	你能保险	(29)
三	护送首长	(42)
四	“盘堆”架桥	(54)
五	三过草地	(66)
六	改编风波	(79)
七	黄崖伏击	(90)
八	团长伤员	(104)
九	封锁线上	(130)
十	解放之战	(142)
尾声	好男当兵	(153)
后记		(158)

一 厚义无田

好像刚刚睡下，天，急急忙忙就亮出东方一块。

店家的公鸡叫得清亮而悠长；纸糊的窗，哧哧颤响，接着就听见屋檐上有雨滴嗒嗒坠落。

从地上爬起一个黑影，摸摸索索走了几步，手中发出“哧”的一响，一根火柴亮了；小小的火苗凑上前去，映出一个脏污的桐油灯盏。那只手用两根指头捻捻灯芯，灯盏就昏昏地点燃，一股黑烟袅袅散漫开来。

灯光下是一张五官端正、脸庞清秀的小伙子的脸。

小伙子没有急于叫醒睡在地上的同伴们。他回到地铺上，两腿伸进薄薄的被窝，半坐着，皱起眉头想心事。被窝上缀满补丁，棉絮东一坨西一坨，根本挡不住凛冽的寒气。

十二个同伴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哥们。此时，他们歪七竖八地睡在地铺上，疲惫地打鼾。地铺是稻草铺成的，十多人睡下去，仿佛睡在猪窝里。店家当然有干干净净的床铺，但他们睡不起。他们对店家说：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行。店家就在这间柴屋里给了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等到公鸡又一次长鸣，田厚义叫醒了地上的穷哥们。

怀着神秘的兴奋和激动，冒着1930年11月的寒风冷雨，

这一群“挑脚”装束的人出发了。

一路无人说话，只有草鞋在泥浆里叭叭叭叭响。天已经完全亮开，一条凹凸的山路蜿蜒向前伸延。

有人点燃旱烟，辛辣的烟味飘出，其他人也纷纷点燃。远处有一条狗，冲着他们汪汪地吠叫，仿佛是为他们送行。

这一拨人，年长的四十几，最小的才十五六岁。他们来自大悟县新城附近的几个村子。黑暗的社会没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因此，他们要寻找一条活路。

几天前，23岁的田厚义分别找到这些人，开门见山地说：“我去投奔红军，你们去不去？去的话，我们一道走！”

现在，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他们要投奔革命队伍，因为红军那里有穷人的希望，有光辉的前景，有翻身当主人的美好未来。

田厚义虽然和穷哥们一样，是地主家的长工；但是，他是赤卫队员，他对红军非常了解，他说的难道会靠不住吗？

“厚义，我们跟你走！”

“你去参加红军，我们一道去！”

穷哥们就装扮成脚夫，走上了寻找红军的路。虽然他们不知道眼下红军到底在哪里，但是，他们相信迟早能找到。

何况有田厚义带路呢？

田厚义1907年正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新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穷人家多一个孩子，不外乎是多了一张要饭吃的嘴。

刚刚懂事不久，他就知道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他是穷家

的孩子。

按说，玩泥巴的孩子是没有等级差别的，其实不然。一个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高低贵贱就被确定了。他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不同命运的开始。

地主的孩子穿花花绿绿的新袄，戴毛茸茸的风帽，脖子上还挂着亮闪闪的项圈，你有吗？

你没有。你的衣服是粗布自缝的，既不漂亮又不暖和，冬天里两瓣屁股冻得乌紫，还光着脚丫子在雪地里野跑。

富人家的孩子吃汉口买来的糖块，衔在口里滴溜溜转，粘稠的糖液满嘴流；不耐烦吃米粥，要喝浓酽酽的牛奶，你有吗？

你没有。你不但吃不上糖块、牛奶，而且饭也吃不饱。你经常是倾听着肚子里的叽叽咕咕上床的。你眼巴巴地看着富人的孩子啧啧吃糖块，躲在一边咽口水。

单说患病这件事吧。不管谁家的孩子，生病时一样咳嗽发烧，一样喊爹叫娘。

有钱人家的孩子病了，就忙不迭地请医师，然后打针、吃药。

田厚义肚子疼，疼得在地上打滚，疼得几次背过气了，爹、妈却只能在一旁干瞪眼。

“我要死了呀！我要死了呀！”

7岁的孩子绝望地呼喊着重。

妈把他两只脚抓住，倒拎起来，像抖一件刚洗的衣服那样，抖啊，抖。

蛔虫从口里爬出，不是一条，而是一群，它们像绳子一样纠缠在一团。

他的命难道就用不上医生和药吗？

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神气的书包，哼着歌儿到学堂去。

“妈，我也要上学堂！”

田厚义扯着妈妈的袖子请求。

“娃儿呀，你上学做什么？咱穷人不上学！”

他茫然地问：“为什么呢？”

“上学是念书识字，识了字的人要做大官，当老爷，咱不做官，不当老爷，不用上学！”

他赌着气：“我要做官，当老爷！”

“茗货吔！”母亲说，“官，不是穷人做的；老爷，也不是穷人当的。”

田厚义怎么也没想明白这中间的道理。但他明白：并不是他比别人笨，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穷人的儿子。

“我要当兵去！”他对母亲说。他已经14岁了。

母亲说：“你没听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吗？”

“我要去！”他斩钉截铁地说。

田厚义产生当兵的念头，是他听说了邻村一个当兵人的故事之后。那个一枪打死一个地主的人是田厚义心目中的英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个人在外地当兵，村里一个地主欺负他的父母，让几个家丁把他的父亲揍了一顿。

当兵的得到消息，带着枪潜回家乡，二话不讲，一枪让仗势欺人的地主上了西天。

当兵的逃跑了。官府四处捕他，没听说捕住的话。

瞧，这就是当兵的气派！

那些日子里，田厚义每天都做着当兵的梦。

当兵，的确是穷人一条活路哩。

当兵有饭吃，有衣穿；只是需要你在战场上拚命。命只有一条，子弹却没长眼睛，而且不认好命贱命。

穷苦人的命不值钱，为了活命，只好拿命去换饭吃。

那时候，田厚义脑子里转过来转过去的，都是拿命换饭吃的想法。他想，当了兵，肚皮就不会饿得贴到后背上，就不会穿着破衣烂衫瑟缩在刺骨的寒风里。有了枪，威风凛凛往身上一背，谁敢小看他？谁敢欺侮他？富人们，我来了！老财们，我来了！那些不可一世的家伙，仗势欺人的家伙，为非作歹的家伙，在田厚义的枪口下喊爹叫娘，屁滚尿流……

然而，1922年初春的一个日子，在鄂、豫两省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田厚义当兵的梦想，拿命换饭吃的梦想，背着枪威风梦想，像鸡蛋遭到石头的磕碰，破碎得只剩一堆残壳败汁……

田厚义从15岁起开始当“脚夫”，自湖北的广水挑白糖卖往河南汝南，又从河南挑烟叶卖到湖北。那是最贫苦的人才干的“生意”。

一次“挑脚”的路上，听说一个村子里驻扎着国民党的军队，田厚义和挑夫们便特意绕道，赶去瞧个稀罕。他们是无牵无挂的人，如果军队愿意收下他们，担子一撂，他们就会成为军人。挑脚是混饭吃，当兵也是混饭吃，对于他们来说，干哪样都一样。

挑夫们立在路旁，惊奇的目光投向一个操练场。田厚义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他觉得他已走进那军装的队伍

.....

一、二、三、四——

兵士们的吼声气吞山河。试问：没吃饱肚子的人能有这么嘹亮的嗓门吗？

嘹，嘹，嘹——

所有的腿有力地跨出去，踢翻了一层地皮。试问：没天天吃肉的人，能有这充沛的体力吗？

立定之后，操场上鸦雀无声，烟雾般的尘土缓缓落下，徐徐散开。一个军官走入队列，劈面抓住一个士兵，一把揪到队列前头。

只见军官捋捋衣袖，高高扬起胳膊，叭！一个巴掌朝士兵的脸搯过去。

田厚义屏住呼吸。

军官仿佛遇见了他30年的仇人，左右开弓，巴掌闪电似的在士兵脸上发出脆响。士兵被打得跪倒在地，帽子也打飞了。军官扬起脚一下一下踢在士兵身上，响声很沉闷。好像士兵不是人，而是一条狗或一头猪。

士兵立正站着，满脸污血，大张着口咻咻直喘。他的军服上沾满泥灰。眼里噙着泪水，却又不敢放声哭泣。

田厚义和脚伕们看完热闹，默默地挑起担子继续赶路。没有人再提留下当兵的事，也没有人议论打人的军官和挨打的士兵。

田厚义咬牙切齿地说：“老子一辈子不当兵！”

有人故意问：“你说要当兵？”

他胀红了脸吼：“老子说不当兵！”

即使饿死、冻死，也不当兵！即使一辈子当脚伕，也不

当兵；即使你要他的命，也不当兵！

然而，今天，不但田厚义自己，而且率领着12个穷哥们，要去投奔红军了。

不当兵，又能干什么呢？

田厚义“挑脚”的本钱是借的，连本带利，他一个子儿也不剩，等于给别人辛苦一场。路途崎岖，翻山越岭，要经过许多荒无人烟的地段，常常还遇上土匪打劫。脚走肿了，走裂了，流脓，淌血，草鞋磨破一双又一双；肩膀上穿了窟窿，腰痛得直不起来；还要起早贪黑，忍饥耐饿……

他有力气，力气却不给带来温饱。

“脚伕”不当了，只得到邻村一个地主家做长工。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样样农活他都精通；累了不能叫苦，东家的脸色难看；病了不能叫痛，老板的骂声震耳；饭，当然给你一碗，残汤剩水，白菜稀饭，吃不饱却又饿不死；地里丰收在望，但那收成不是耕耘者的，而是田地的主人的！

田厚义多么想有一块自己的田地啊。有了它，他将能在田地上绣花织朵，创造出他需要的一切。至少，也可以吃上饱饭。

田厚义只是没有田地的贫苦农民中普通的一员。当时，在黄安、麻城，以及田厚义的故乡大悟一带，百分之七八十的田地是地主的。农民租种一块地，全年收获物的一半要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有时要交七八成。

遇上春荒，借了地主一斗粮，秋收时则需偿还两斗以上。

你要是“佃户”，除了交纳“佃课”，还要交鸡、鸭、鱼、肉、柴、油之类“小课”，还要负责无偿劳役，还要送“节礼”。

冷天无衣裳，
热天一身光。
吃的野菜饭，
喝的苦根汤。
麦黄望接谷，
谷黄望插秧。
一年忙四季，
都为地主忙！

田厚义觉得苦日子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当挑伏，做长工，穷得叮咣响，他难道还会有扬眉吐气的时候？他不想认命，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却不得不认命。他的祖宗没给他留下地产家业，只给他留下一个“苦八字”，他能留给他的后代的，也是一个“苦八字”，而且，能不能娶上媳妇、会不会有后代，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但是，世道说变就变啦！

1926年8月，黄安县七里坪区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同年9月，麻城县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也在乘马区宣告成立。

口号喊得够大胆的：打土豪，分田地！

田厚义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田地是可以分的吗，能不能分给他一份呢？

他有点半信半疑。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听来像做梦一样。长工们疲惫的脸在眨眼间变得亢奋，他们在绝望之后终于有了憧憬和向往。田厚义匆匆赶往黄安，在那里，他看到

了一个崭新的、穷人扬眉吐气的世界。

年年要交的地租，老子不交了！

把脑满肠肥的地主捆起来，戴高帽子游乡，强迫他们写“悔过书”；

实行清算、罚款、减租、减息，取消高利贷；

神圣的地契，被农民撕得粉碎，田地分到农户，粮仓打开，你要多少就扒多少回家……

还有更开心的呢。

大地主丁枕鱼，他占有乘马岗区绝大部分田地，而且上勾官府衙门，下连地痞、流氓，农民们早就恨透他了；一天，他派人撕扯农会标语。农民们抓住他后，一枪毙了他。

吴惠存是箭厂河的大恶霸，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就是这个不可一世的家伙，硬是让农民用锄头、扁担把个脑壳砸了个稀巴烂。

还有好多大地主、大恶霸，都在愤怒的农民手里送了命……

田厚义有点坐不住了，浑身的血液沸腾如一锅开水。他那年轻的心鼓胀起来，像一叶航行中的船帆。

曾经是绝望、消沉的人，陡然间有了盼头；曾经是暗无天日的世界，转眼已是云开雾散，一个晴朗的红日，喷礴欲出了呵！

“黄麻起义”的火光照亮了鄂东，照亮了中原。受苦受难的农民觉醒过来，组织起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两面旗帜，迎风招展。昔日当牛做马的长工、佃户，含垢忍辱的丫头、佣人，操起大刀长矛，握着土枪土铳，明火执仗地和那些长期欺在他们头上的家伙们干上了！